

第二章

兰封鏖兵

10余万军队迅速开赴豫东，兰封会战拉开序幕。中国军队为争夺一村一寨而付出巨大的牺牲，为夺回失守的兰封城，更是付出惨重的代价。这次不大的会战，为何打得如此激烈？大敌当前，国民党军将领们的表现有何不同？

1. 土肥原师团孤军深入，薛伯陵下令全面进攻

在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主力进入兰封、民权间地区之前，蒋介石在武汉调遣的各军已先后到达指定地点。

黄杰第八军、李汉魂第六十四军、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已于5月11日前后开抵归德一带；宋希濂第七十一军、第一九五师、第一〇六师，已于15日前后开抵兰封附近地区。然而土肥原却敢贸然南下，孤军深入，置可能遭受中国军队的围攻于不顾。这是与日军将领中骄横嚣张的气焰分不开的。“七七”事变后，北方一些大中城市及上海、南京相继失守，日军根本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一些将领公然说，他们只要有一个步炮混合的战术单位，就可以横冲直撞，达到攻必克、守必固的目的。而土肥原本人的作战经历，也使他产生了冒险轻进的骄狂心理。

1937年8月中旬，土肥原率第十四师团从日本大阪港乘船西渡，8月20日到达塘沽。部队登陆后转乘火车至北京，在西直门外国民党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的旧兵营经过短期休整，即挥师南下。第十四师团由永定河、拒马河、大清河强渡成功，然后一路攻取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磁县、大名、安阳、新乡。日伪报纸广播连续报道了土肥原的快速进军，日本军界将土肥原捧作华北战场上的一颗“明星”。这一切，使他已变得有些忘乎所以。

5月17日夜，日军第十四师团主力进入内黄集附近地区之后，攻击接连得手，土肥原颇为得意。但是，到了19日，第十四师团的进攻便遇到了中国军队的强硬抵抗，伤亡颇大。

当然，这仅是几次小的碰壁，在以后10天里，土肥原师团将受到中国军队的重兵合围，“华北战场的明星”险些陨落，日军精锐部队第十四师团也险些全军覆没。

5月17日，薛岳命令第六十四、第七十四两军向旧考城、民权之线前进，攻击由菏泽南下之敌，第七十一军及第一〇六师等部在确保兰封的同时，攻击窜至内黄、仪封附近之敌。

第六十四军一部及第七十四军于当晚便乘火车从归德开抵柳河集、民权附近，然后沿铁路两侧向西北推进，占领阵地。第七十一军及第一〇六师等部已于兰封东面一线与敌展开激战。

5月20日，蒋介石向程潜谈了他对兰封会战的作战指导，并让其电告第一兵团总司令薛岳。蒋介石的作战指导如下：

甲、以俞（济时）、李（汉魂）两军主力为东路军，沿铁路两侧地区前进，主力保持于铁道以北，包围攻击敌之左侧背，民权为攻击重点，尤需确保；

乙、以宋（希濂）、桂（永清）两军为西路军，宋军在左，为西路军主力指向仪封、内黄攻击，以有力之一部由铁道南侧向内黄攻击，并确实占领，以期切断仪封与内黄敌之联络，西路军之左纵队桂永清军，派有力之一部占领郭庄、杨桥之线，截断敌后方联络，主力由红庙向马王寨攻击前进；

丙、王劲哉师应向朱庄、纸坊集攻击；

丁、东明、考城方面之商（震）军应派一部确实占领大黄集、周集；

戊、俞军之一部及关（麟征）^①军为东路军总预备队，位于民权以北地区，第七十八师为西路军总预备队，位于杨堌集附近；

己、注意事项：

一、内黄之敌须特别注意；

二、攻击时避免攻坚，以免徒遭重大损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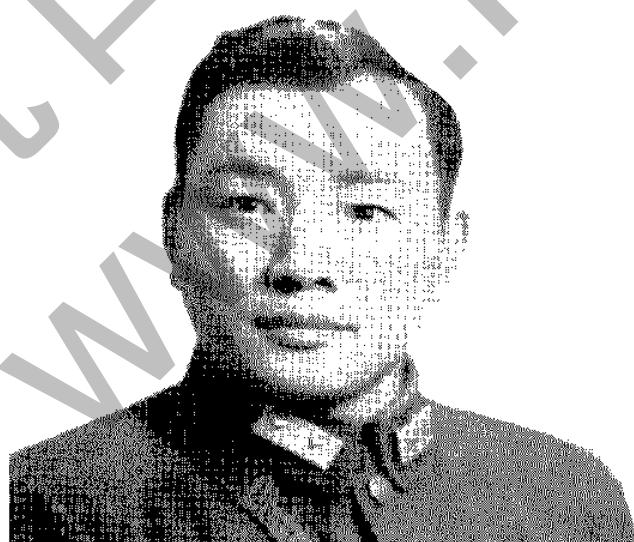
三、此次会战关系重大，务将敌包围歼灭，希望照上项各点，适应敌情部署。

薛岳当天便根据蒋介石的作战指导，向东、西路各军下达命令，定于5月21日向土肥原师团发动全面进攻。

李汉魂、俞济时两军于21日拂晓，即对野鸡岗、内黄集、楚庄寨、贺村等地之敌发起攻击。

西路军桂永清率第四十六师指向马王寨，宋希濂则率第八十七师继续攻击仪封。

^① 关麟征第五十二军从徐州战场沿陇海路撤退后，蒋介石命其参加豫东战役。但整个战役似乎并未执行什么战斗任务。



宋希濂

2. 宋希濂猛攻敌据点，桂永清火线分兵权

攻击仪封的战斗，是于5月20日拂晓开始的。仪封位于兰封东面十余公里，日军占领该地之后，即以此为主要据点，向西推进，企图攻占兰封。

18日，宋希濂接到蒋介石电话：第七十一军应歼灭兰封当面之敌，第一〇六师、第二〇〇师搜索营、第一九五师、第六十一师概归第七十一军指挥。

第七十一军本属第一战区战斗序列，而且第一战区长官部也设在郑州，该军理应归程潜指挥。但常常不尊重指挥系统，有时甚至直接指挥到师、旅、团等作战单位，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

5月19日下午，宋希濂在军部给蒋介石打电话，要求蒋介石派飞机协助攻击仪封敌据点。蒋介石犹豫了一下，说：“希濂哪，这个要求可还没有人提出过啊，我们的飞机太少了，徐州会战期间也就出动过两次。”

“委员长，我倒不是想依赖空军，只是几天来，我军连遭敌机轰炸，而我们的空军却连影子也不见。委座能派几架飞机到敌人头上转两圈，扔几颗炸弹，也好鼓舞一下士气嘛。”宋希濂说。

“好，好，我就满足一下你的要求，你着手做好攻击部署吧。”

“多谢委员长。”

宋希濂当即召集主攻部队及炮兵指挥官开会，布置攻击任务，并且把委员长将派空军助战的消息告诉

大家，与会军官无不为之振奋。

20日清晨，太阳尚未升起，天空朝霞如锦，淡淡的晴岚笼罩着即将成熟的麦野，大小村落于晨光中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已于天明以前到达指定位置的第七十一军各攻击部队，此刻果然发现9架飞机列成三三制队形，自南而来。飞机飞临兰封附近时，便降低了飞行高度，机翼下的青天白日国徽依稀可见。第七十一军官兵纷纷于战壕中举枪欢呼，挥动毛巾、帽子致意。

但可笑的是，当仪封和其周围据点的日军发现飞机时，也同样从掩体中钻出来，挥舞军旗，呀呀乱叫，以示他们的阵地位置——由于中日空中力量出现一面倒局面，日军竟把中国空军的轰炸机当作他们的飞机了。直到第一批炸弹在他们的阵地上开花，他们才抛下一具具尸体抱头乱窜，寻找避难之所。

仪封及外围据点硝烟四起，日军像一窝被捅了一棍的老鼠，有的从工事里往外跑，有的从外面钻进工事，阵地上乱作一团。

不料，中国空军对仪封轰炸开始不久，日军的驱逐机群突然出现了。中日空军于是在兰封以南的杨堌集上空展开了激战。

此时，太阳已经升起，天空转为蔚蓝色，敌我10余架飞机在阳光下升降角逐，互相对射，激烈的枪声阵阵响起，在晴空中震荡。经过一番激战，敌机被击落一架，击伤两架，其余的敌机则掩护拖着白烟的受伤的敌机向北逃去。中国空军的飞机也被敌方击落一架。

不待空战结束，宋希濂即命陈列于东、西岗头及韩营的重炮、野炮、山炮阵地集中火力向仪封的日军炮兵阵地及其外围据点东毛古及杨庄轰击。日军炮兵自然不会保持沉默。

于是空战结束后，紧接着又是一场炮战。

两方炮火甫停，宋希濂立即率幕僚从西岗头军指挥所驱车出发，亲临东岗头第一线指挥作战。

各攻击部队全线出击，分别向仪封外围各据点推进。宋希濂又命炮兵延伸射击，以切断敌外围据点的后援。

由于空军的出现，第七十一军官兵士气大振，各路步兵奋勇争先，前仆后继，向日军据点多次发起冲锋，至中午12时，左翼部队攻占东毛古，右翼部队已攻克李庄，仪封已经在望。

但是，当宋希濂正命步、炮协同进展，准备向仪封日军发动围攻时，第二十七军军长桂永清与第二〇〇师副师长邱清泉驱车而来。他们的到来，使得攻击仪封的战斗半途而废。

桂永清，字率真，1900年生于江西贵溪县鹰潭镇楼底桂家村。20年代初，桂

永清和贵溪县的另两位青年黄维与何基，同时报考黄埔军校，同时被录取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桂永清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1927年桂永清作为团长随国民革命军东路军总指挥部驻杭州时，与何相银女士结婚，何应钦为证婚人，蒋介石特地送了五百银元的贺礼。

1930年，桂永清被蒋介石派往德国学习军事。赴德留学成为桂永清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归国后，一直受到蒋介石器重，使他此后的军人生涯屡放光辉。抗日战争胜利后，桂永清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海军总司令。

1949年，桂永清去台湾后，辞去了海军司令之职，被蒋介石任命为“总统府”二级上将参谋长，后又升任一级上将参谋总长。

邱清泉，字雨庵，1902年生于浙江省永嘉县蒲州乡。蒋介石亲信将领。1922年秋，邱清泉考入上海大学，深受校长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及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教师影响，亦主张“国民革命”。1924年夏，邱清泉在“革命到黄埔去”的口号鼓动下，弃学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被编入工兵科。

1934年，邱清泉以考试成绩第一名的资格赴德留学，先入工兵专门学校，次年入柏林陆军大学攻读军事理论。1937年5月归国后，就任中央教导总队参谋长，总队长是留德归来的桂永清。

抗日战争爆发后，邱清泉曾协助总队长桂永清参加南京保卫战。1938年，国民党军队以原陆军装甲兵团扩编，组成第二〇〇师，由杜聿明任师长，邱清泉升任副师长，兼任该师突击司令。

是年9月，第二〇〇师扩编为第五军（军长杜聿明），邱清泉升任该军新编第二十二师师长。

1939年9月，第五军奉命于昆仑关阻击日军。邱清泉率部在昆仑关以南的五塘奇袭日军，断敌后路，然后以主力在北侧山地设下伏击圈，以一团诱敌深入，充分发挥机械化部队的威力，迅速包围兜截，四面出击。是役，日军第十二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及两名联队长被击毙，遗弃坦克、装甲车、汽车200余辆，轻重武器无



桂永清

数，伤亡十分惨重。

1943年，第五军扩编为第五集团军，杜聿明任总司令，邱清泉升任第五军军长。翌年，邱清泉奉命派该军第二〇〇师增援中国远征军对滇西日军发动反攻。邱清泉指挥第二〇〇师，攻占滇西重镇龙陵，随后，又连克日军据点，至1945年1月，第二〇〇师又配合盟军攻占畹町城，打通了滇缅公路。

1948年10月，邱清泉升任第二兵团中将司令官，领兵12万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国民党军兵败淮海，邱清泉在突围时被解放军击毙。

由于桂、邱两人都曾赴德留学，且深受蒋介石宠信，不免恃才自傲，以受宠骄人。两人平素除对蒋介石、何应钦、陈诚等人唯命是从之外，对什么人都瞧不起。每逢战时，他们稍获小胜，便大肆吹嘘，夸大战绩。而一遇战况紧张，满腹中西军事理论皆丢到九霄云外，变得张皇不知所措。一些将领对桂、邱二人的作风甚为不满，讥其为“德国将军”。

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率部来到兰封时，仍和往常一样，傲慢轻敌，目空一切。

宋希濂以为二位真是为了解敌我双方态势而来，很详细地向他们介绍起敌军和友军的情况，但桂永清很傲慢地打断宋希濂的话，说：“好了，我知道了，这点敌人算得了什么！”邱清泉接着吹嘘说：“宋军长，没必要这么谨小慎微，看我们打他个落花流水好了。”

宋希濂对桂、邱两人这种趾高气扬，盲目轻敌的神气颇为反感，当即以讽刺的口吻笑道：“那好啊，你们两个‘德国将军’这次一定能打个大胜仗。”

桂永清并不因宋希濂的讥讽而脸红，话题一转，谈起了兰封地区部队归谁指挥的问题。宋希濂只得以电话向蒋介石请示指挥权如何划分。

不料，请示的结果令宋希濂大吃一惊，蒋介石竟命令：第八十八师（欠二六四旅），第四十六师（属第二十七军）、第一〇六师、第二〇〇师战车营、搜索营、重炮第二团第二营，炮兵第十二团一连任兰封正面战斗，归桂永清指挥；第八十七师，第六一师、炮九团第一营归宋希濂指挥，主力移驻于红庙附近。

宋希濂走出指挥所，见两个“德国将



邱清泉

军”正在对前沿阵地指手画脚，横加议论，可见桂永清对指挥权的划分早已心中有底。宋希濂不禁又气又恼又失望——现在不仅配属各师归桂永清指挥，连本军的第八十八师也落入他手。对仪封的攻击，也功亏一篑。

但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即使是桂永清从中捣鬼，他也只有从命一途。

他强忍心中的不快，把委员长的命令转告桂永清，桂永清并未表示一丝惊讶和歉意。

宋希濂命第八十七、第六十一两师稍事整顿之后，率部向红庙方向开拔。

不料日军趁中国军队停止进攻，阵地替换部队之际，重整旗鼓，发动反攻。桂永清、邱清泉两位“德国将军”抵挡不住日军的猛攻，率部退至兰封外围一线。东毛古、李庄、杨庄等新攻克的据点，重又沦入敌手。

空军出动，肤功未奏，宋希濂指挥的攻击仪封的战斗也因此成为徒劳。

3. 关键时刻显出谁亲谁疏， 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

宋希濂率第八十七、第六十一师转移至红庙附近后，不久便接到薛岳的电令，命其作为东路军主力，攻击仪封之敌。

宋希濂接到薛岳的命令后，不禁发出一声苦笑，若不是半路杀出个桂永清，他现在说不定已经率军部进驻仪封了。刚从仪封附近撤离，现在又要回师攻击仪封，两军作战，岂容如此折腾，形同儿戏！

紧接着，他又接到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电话：敌西攻甚急，该师伤亡甚重，东毛古、李庄等村又重陷敌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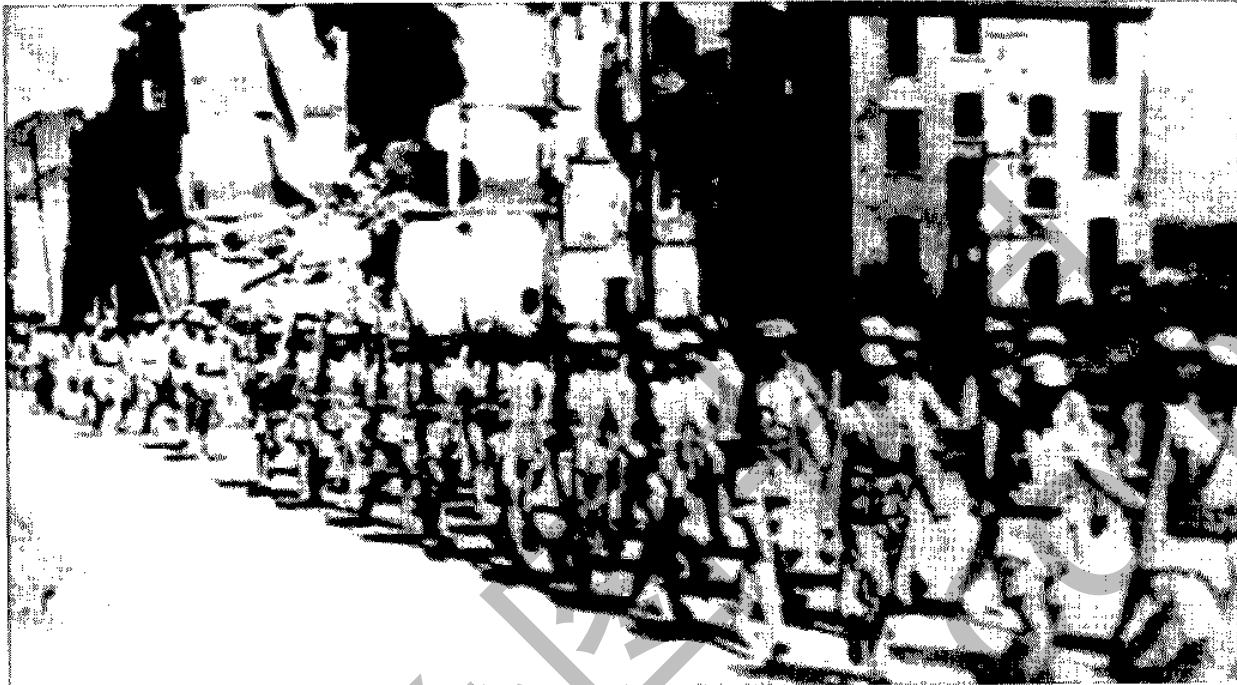
宋希濂由先前的不快转为愤怒，当然，他已不是对桂永清，而是对日军。他当即召集两师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薛总司令要旨，然后命各师、旅、团长立即归队，准备出发，回攻仪封。

然而，部队尚未开拔，商震忽于考城以电话转告蒋介石急电：“着第六十一师于明（21日）拂晓前到达兰封，准备使用于铁道以南，第八十七师暂驻红庙。第六十一师到达兰封后，即归桂永清指挥。”

宋希濂放下电话，不禁愤然说：“这个桂永清，究竟是来打仗的，还是来抓兵权的。”

他初到兰封时，拥有数师之众，而桂永清的出现，一日之间使他仅剩下一个第八十七师。他明白，这都是桂永清捣的鬼。他虽然是蒋介石嫡系将领，但比起桂永清这个亲信将领来，他宋希濂未免显得低人一等。

“关键时刻，才看出谁亲谁疏啊！”宋希濂慨叹着，一面派人去找第六十一师师长钟松，命他按委员长的指示，立即率部开往兰封。随后又命第八十七师开进红庙驻扎，于明晨向仪封前进。



无论如何，仗还是要打的，不然他从湖南来这里干什么？大敌当前，应以国事为重。

在以后的重要战斗中，宋希濂与桂永清两军长形成鲜明的对照。

宋希濂，湖南湘乡县人，1907年出生于该县溪口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自1925年春参加讨伐叛军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后，屡次参加重大战役，卓有战功，26岁便升任第三十六师少将师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驻守西安的宋希濂奉命南下，参加淞沪抗战。第三十六师在上海江湾、天宝路及大场一线与日军展开逐街逐屋的激烈争夺，血战两月余，先后补充兵员四次，官兵伤亡达12000余人。8月20日，宋希濂指挥第二一六团担负主攻任务，一举冲过了唐山路、东熙华路、百老汇路，直逼日军重要据点汇山码头。日军抵挡不住宋部的猛攻，溃逃到外白渡桥外，向桥南英军投降。

7月下旬，宋希濂升任第七十八军中将军长，兼任第三十六师师长。

淞沪抗战失败后，宋希濂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

宋希濂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将领之一。在长达20余年的戎马征战生涯中，曾获华胄荣誉奖章、青天白日勋章以及蒋介石的通令表彰，有“鹰犬将军”之称，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解放战争开始后，宋希濂被蒋介石委任为新疆省警备总司令，后又任华中

“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总司令。1949年初，他被任命为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统兵40余万。后又被调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是年末，宋希濂在大渡河畔被解放军俘虏。

1980年，宋希濂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同年赴美国定居，晚年著有《鹰犬将军——宋希濂的自述》一书。

宋希濂来兰封之前，任荣誉第一师师长，驻湖南浏阳。这个师是以抗战负伤后治愈的军官编成。5月10日，宋希濂接何应钦电令，急赴兰封，任第七十一军军长。

第七十一军原驻洛阳整训，军长王敬久与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大闹意气，蒋介石便命宋希濂替任王敬久之职。

宋希濂到兰封赴任，途经郑州，曾去陇海花园谒见蒋介石，委员长对他慰勉有加，并要第七十一军归他亲自指挥，以示器重。不料桂永清一到，竟将他的兵权大部夺走，使他变成了一个空有其名的军长。

5月21日上午，宋希濂将第八十七师分为两个纵队，由红庙南下，他自信光凭一个师也照样能够攻下仪封。

部队先向东行，然后折面向南前进。五月的麦野，已是一片金黄，浓阴遮蔽的村庄犹如浮在黄色麦海上的一座座绿岛。但那些村庄已是十室九空。举目四望，田野里难得看见一个百姓，乡村大道和麦地里，到处可见日军的汽车、摩托、坦克碾出的辙印，有的村庄已被日军放火焚烧，只剩下一些光秃的墙垣。第八十七师的两个纵队像两条长龙向仪封蜿蜒前进，士兵的刺刀在骄阳下闪着寒光，汽车和炮兵牵引车的马达声打破了乡村的沉寂。

10时30分左右，部队经白楼抵达老君营南面，仪封在望。

4. 猛攻半日便克敌，兵不在多而在精

仪封是一个有土寨墙环绕的村庄，北面为黄河故道沙地，平坦开阔，从东北面攻击，伤亡势必重大。于是，宋希濂命第五二二团经三合庄、向东毛古之敌侧击，然后率主力向南急进，从仪封东南的台棚向仪封发动进攻。

午后2时左右，仪封西北方向枪声骤起，宋希濂料第五二二团已向东毛古之敌发起攻击，便和师长沈发藻登上土坡，用望远镜对仪封观察一番后，决定以先头团向仪封东面攻击，并命配属于七十一师的山炮营予以支援，命另一个团向仪封南面迂回，以威胁敌之侧背。

河南的村寨，多有用土垒起的寨墙，矮则三四尺，高则丈余，一些寨墙厚达数尺，村民在抵抗土匪劫寨时，可以在墙上来回行动。有些村庄的寨墙外还掘有护寨水沟，当地人称之为“寨海”。靠近铁路的土肥原师团一部攻占仪封之后，留下两个大队驻守，主力继续向南推进。

第七十一军的攻击部队遭到仪封守敌的顽强抵抗，当他们逼近村子时，日军的轻重机枪一齐扫射，密集的子弹将冲锋的士兵一排排击倒，转眼间已有百余人伤亡。在敌人的火力压迫下，进攻部队只得匍匐在村外的开阔地上，无法前进，也无法后退。

隐蔽在后方一片树林中用望远镜观察战况的宋希濂骂了一句脏话，下令山炮营对敌人猛射，并命令前方部队集中所有火力，以迫击炮、重机枪压制敌军的火力点。

山炮营的官兵早已憋不住气，宋希濂一声令下，12门法造士乃德山炮一齐怒吼，炮弹带着尖厉的啸声飞向仪封，在敌阵中爆炸。黄土垒起的寨墙在爆炸声中崩塌，敌尸的碎片和石块、树枝一齐飞上天空，前方阵地的迫击炮和重机枪一齐开火，敌军的火力点相继失去了威力。两个步兵连迅速突入村内，向日军据点冲去。

但是，当中国军队的山炮、迫击炮停止轰击时，日军几个未被炮火摧毁的据点又响起了机枪声。进入村内的两连士兵冲锋再次受阻。

这时，村外的部队逐次投入战斗，数百名官兵向敌人猛扑，一时间仪封村内机枪声如疾风骤雨，手榴弹爆炸声接连不断。

但是，正当部队陆续冲入村内，欲对负隅顽抗的日军进行包围时，日军突然放弃阵地，向西南方向逃走了。

在短短数日内两度经历战火的仪封，不少房屋已被炸塌烧毁，日军于数日前攻占仪封后，杀人、强奸、抢劫，无所不为，许多百姓被杀害，一些妇女遭强奸，幸免于难者已远逃他乡，仪封只剩下一个空村，墙上到处都是血迹，畜骨丢得遍地都是。经过这次战斗，其状更惨。

这时，第五二二团来人报告，该团与敌经过激烈巷战，已于半小时前将东毛古占领。

宋希濂和沈发藻率指挥所进入村内，已是下午4时左右，一些士兵正在打扫战场，日军丢下数十具尸体，遗弃了许多弹药和罐头食品。宋希濂推断日军突然撤走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第十四师团主力已向南推进，驻守仪封的敌军恐被我大部队包围，遭到全歼。他和沈发藻登上南面的寨街，向西南方向瞭望，隐约可见追击日军的部队正分数路搜索前进。



突然，几团硝烟在追击部队中升起，紧接着传来沉闷的爆炸声。宋希濂用望远镜观察发现，在一片小树丛的背后，日军的8门野炮正并列一排向我军射击，估计敌军的炮阵地距仪封约八九华里。宋希濂随即命令山炮营进入阵地，向敌军还击。

顿时，敌人的大炮改变了目标，向我方炮阵地射击。经过短暂沉寂的仪封，重新被笼罩在硝烟之中。

由于七十一军指挥所距炮兵阵地很近，因而受到“牵连”，日军的炮弹不断飞来，周围的房屋被炸毁，幸免于难的指挥所房屋受到剧烈的震撼，尘土瓦砾如雨般撒在宋希濂及诸将领的身上。在持续不停的炮战中，指挥所周围共落炮弹10余发，八十七师的一名副官被炸死，一名传令兵被弹片削去了半只胳膊。

炮战尚未结束，宋希濂又接到前线部队报告：溃逃的残敌与南面一部敌军汇合，开始向我反攻，但兵力不多，此刻正在战斗中。

宋希濂与沈发藻分析敌情，判断敌军反攻的目的不是为了夺回仪封，而是在企图阻止第七十一军继续南进。于是，他命令部队就地抵抗，挡住日军的反攻，并立即向前线派去增援部队。

战斗持续到黄昏时分，日军停止了进攻。被枪炮声震撼了半日的原野渐渐趋于沉寂。宋希濂命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对退缩于西南一带的日军严密戒备。

随后，宋希濂再次登上寨墙，举目远眺，但见残阳如血，暮色如烟，四野一片宁静。看到数日来一直作为兰封东面作战之焦点的仪封，竟于半日之内克复，他心情舒畅，但想起桂永清所为，他又不禁火起。俄顷，他既是自豪又不无自慰地对着渐渐隐去的残阳说：“兵不在多，而在精，我宋希濂虽只有一师之众，但照样攻必克，战必胜。”

5. 日军东西遭夹击，敌酋率部大转移

5月21日当天，东西两路军对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位于兰封、民权间各据点发动猛攻，均取得相当进展。

第六十四军军长李汉魂率第一五五师（该军第一八七师配属于第八军留守归德），攻克了野鸡岗、内黄集，俞济时第七个四军与新编第三十五师也分别攻克了楚庄寨、朱庄、纸坊集等地。

特别是仪封、内黄两地的攻克，对日军打击颇大，土肥原师团一时失去立足之地，被东西两路军压迫于铁路以南的几个村庄里。

当晚，第七十一军与第六十四军、第二六四旅取得了联系。

宋希濂和李汉魂两军长在位于内黄集与仪封之间的马庄举行会议，研究了下一步作战计划。

李汉魂，字伯豪，号南华，广东省吴川县岭头村人，1895年生。其父李次颜为晚清秀才。

李汉魂自幼广涉经史子集，擅长诗文，尤喜写作，20岁时发表过长达10万字的言情小说。1919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李汉魂两次参加北伐战争，此后又曾参加过“拥汪反蒋”运动，并与李宗仁联兵入湘，响应冯玉祥、阎锡山称兵反蒋。

1936年5月，李汉魂升任第二军副军长，被国



李汉魂

民政府授予陆军中将军衔，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六十四军军长，驻军潮安。李汉魂在潮安积极备战，准备抗击日军进攻，并立下遗嘱，誓死守土，同时上书国民政府请缨赴沪参加抗战。翌年4月，李汉魂部奉命北上增援，开赴武汉。

5月10日，李汉魂乘飞机自香港经长沙飞抵武汉，即拜谒蒋介石，领取军令，率军开赴归德。兰封会战结束后，李汉魂又率第六十四军参加了武汉会战。

在以后10年中，李汉魂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以及“总统府参军长”等要职。1947年底，李汉魂赴美定居。

李汉魂一生著作颇丰，早年有《东游散记》、《欧游散记》、《拉丁美洲游记》等书问世。晚年著有《吴川将军李汉魂》、《我是沙场一过客——北伐战争回忆》等书。

在马庄的一间农舍里，宋、李两位将军对歼灭土肥原师团充满信心。开会之前，宋希濂与薛岳通了电话，汇报了两军当天的战况。薛岳连续接到各部捷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要求李汉魂与宋希濂继续扩大战果，力争予土肥原师团以重创。最后命令：

1. 二六四旅归还七十一军建制；
2. 七十一军统归李汉魂指挥；
3. 两军密切联系，向窜据在仪封西南地区的敌人攻击。

然而，李、宋二人却不知道，当天晚上，在距战场西南数华里的村庄中，土肥原也在召集联队长以上军官会议，研究采取新的对策。

第十四师团司令部设在一所土祠堂里，由于百姓久不举行祭祀活动，屋顶墙角蛛网尘封，供桌上香灭烛干，祖宗牌位七歪八倒，召开家族会议时使用的八仙桌已铺上了日军的作战地图，供族长就座的太师椅已坐上了日本军官。

土肥原师团长、佐野参谋长、酒井隆旅团长以及其他几位军官围八仙桌而坐。由于数日来连续作战，且老吃败仗，他们一个个面容疲惫，神情不免有些沮丧。当在前线参战的旅团长及联队长报告了各部激战后的现状之后，佐野参谋长向土肥原报告了部队面临的困难：“现在，兰封至归德间铁路已被中国军队控制，我军后方供给线已被切断，所剩弹药与给养已不能维持很久。必需的弹药及粮食可以依靠飞机空投解决，但燃料怎么办？燃料补给一旦中断，我们的坦克，装甲车就会变成一堆废铁，而步兵的运输问题也无法解决。由此看来，几百台车辆

的补给是我们将要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

步兵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酒井隆少将接着说：“我们遭遇的对手宋希濂、李汉魂、俞济时等都是中国军队的名将，敌人的兵力也占明显优势。他们的目的是要对我们形成夹击之势，最后完成对我军的包围。再者，兰封、归德、民权的敌军随时可能增援我军正面之敌，对孤军作战的我们来说，长期间的对峙和消耗战，都是很不利的。”

土肥原认真地听取了部下的战况汇报和佐野、酒井隆等人的发言之后，面对地图陷入沉思。片刻过后，土肥原浑厚有力的嗓音打破了祠堂内的寂静：“酒井隆少将说得很对，与敌人长时间的对峙和消耗战，对我们是绝对不利的。我们的作战任务是切断兰封、归德间的陇海路，相机攻占兰封，如果继续与敌军相持下去，我们就无法完成军司令部交给我们的任务。”

土肥原停了一下，然后用粗短的手指在地图上比划着，向部下宣布了新的作战计划：

1. 由步兵第二十八旅团旅团长酒井隆率部拖住敌军主力，务必坚持到明晚9时之后，方可放弃阵地，向西转移；
2. 师团长本人率师团主力突破兰封、杞县间敌军防线，向兰封以西的罗王车站、罗王寨攻击，并确实占领之；
3. 步兵第二十七旅团旅团长丰嶋房太郎率有力之一部，向兰封东南之敌外围防线攻击，伺机占领兰封；
4. 师团主力占领罗王车站及罗王寨，切断陇海铁路后，迅速以一部攻击曲兴集，另一部攻击三义寨，并确实占领之。以此两地与罗王寨形成掎角之势，以分散敌军兵力，阻止西面之敌增援兰封，并且以期能从黄河北岸经柳园口获得军火给养。

翌日清晨4时左右，休息了一夜的土肥原精神抖擞地登上一辆装甲车，率领师团主力，在残夜的掩护下向西南进发。丰嶋房太郎少将也率部撤离阵地，绕道向兰封前进。

6. 壮志未酬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22日下午，李汉魂率第一五五师在左，宋希濂率第八十七师在右，向西南前进，很快就与日军交火。李汉魂指挥部队不断向左翼延伸，形成一条长达数华里的弧形攻击线，逐渐向敌军压迫。

酒井隆旅团及其配属部队的抵抗是顽强的，他们在固守各村据点的同时，不断依仗装备上的优势，举行猛烈的反攻。双方的大炮在向对方阵地轰击，日军的坦克、装甲车摆开一字横队向中国军队阵地隆隆地开过来，车内的轻重机枪一路狂扫，打得麦穗麦秸飞飞扬扬。在坦克、装甲车的后面，是一群群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式步枪怪声呐喊的步兵。同时日军的骑兵也配合正面的反攻，向宋、李两军侧翼奇袭。中国军队官兵沉着应战，一面以迫击炮猛射敌坦克、装甲车，一面出动步兵携带集束手榴弹，冒着横飞的弹雨，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前仆后继冲上去，爆破敌人的“活动碉堡”。

日军的坦克、装甲车在爆炸燃烧，失去主人的战马在奔突嘶鸣，短兵相接时的喊杀声此起彼伏。日军的反攻被一次次击退，第六十四、第七十一两军攻击线在渐渐向前推进。

但由于日军的火力猛烈，攻击部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激战持续到日暮时分，战场方渐趋沉寂。

第六十四军指挥部设在距前线数华里的小村子里，李汉魂两夜未眠，双眼布满血丝，面色灰黄，神情疲惫。由于战斗进展较慢，他显得有些焦躁。他时而在军事地图前俯首沉思，时而打电话询问前线的战况。由于他少年时挖耳失手，误伤一耳，听力受损，后虽经治疗，仍未能彻底治愈，所以他打电话时声音很大，听起来显得有些粗暴。每当前线来电话报告又攻克敌某碉堡、敌正向某地撤退时，他便喜形于色，对话筒高喊：“追击，给我追击！”

垂暮时分，李汉魂下令停止攻击。他正想合一合眼，后勤处长走进来，向他报告：现存弹药已经不多，需要得到补给，从前线撤下来的大批伤员也需要送往安全地区治疗，并请示运输问题如何解决。

李汉魂走出指挥部，见村中路边躺满了伤员，有的手臂或腿被炸断，断肢鲜血淋漓，筋骨毕露；有的胸腹部受伤，肚肠流出，气息奄奄。一些卫生兵正在忙着为伤兵包扎伤口，呻吟叫喊之声不绝于耳。

李汉魂走不多远，发现几名士兵脱帽默立在一副担架旁，他走去一看，脱口惊呼道：“这不是丁团长吗，他……”

“他死了。”军医喃喃道。

一名士兵向李汉魂报告了丁团长殉国的经过：“下午5点多钟，团长正指挥我们向敌人冲杀，一颗炮弹落在团长附近，团长当时被炸倒。我急忙跑上前去扶他，见他肚子被弹片崩伤。他一手捂着肚子，硬撑着站起来，一手挥着手枪，高喊‘冲锋！冲……’话没喊完就昏了过去。这时，我见血顺着他的手指缝直往外涌，肠子从手边滑出来，衣襟和裤子上都是血。后来，参谋长赶到，命我们把团长抬了下来。”

“抬到半路，团长醒了，他叫我们停下来。我们放下担架，他用手蘸着身上的血，硬撑起半个身子，在担架上写了几个字，就又昏了过去。等我俩把他抬到这里，他已经，已经……”士兵说着便哽咽起来。

李汉魂俯身探视，见丁团长肩旁担架布上，书有“壮志未酬身先死”七个字，血色已经变黑。

这位久经沙场的军长顿时热泪盈眶。

李汉魂脱下军帽，向丁团长遗体默哀片刻，又忙着去视察弹药、给养情况。他发现运输成了严重问题。附近一带百姓早已逃避一空，找他们来帮助运输已不可能，而如果从战场上调人运送补给和伤病员，势必减弱对敌人的攻击力量。他回到指挥部，打电话与宋希濂联系，询问他这方面的情况，宋希濂也正为这些问题发愁。

但是，这些困难难不倒两位将军，他们商定于晚10时后向日军发动夜袭，以重创敌人。

不料，当部队正在紧张地做夜攻准备时，李、宋二人同时接到报告，正面之敌已向西南撤退。

7. 二将军小胜成“大捷”，桂永清报喜不报忧

当李、宋两军失去攻击目标之时，桂永清却正面对日军的进攻，惊慌不知所措。

桂永清的第二十七军是临时组建，仓促出征，参加兰封会战的。5月16日，蒋介石打电话给武汉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要其下达命令，着即刻由桂永清组织成立第二十七军军部，以第三十六师、第四十六师归该军指挥，限即日向陇海线兰封、民权一带前进。

何应钦当日便向桂永清下达了组建第二十七军的命令。

桂永清时为军事委员会所属“战时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接到命令后即连夜召集参谋长戴之奇商定人事，于17日仓促成立军部，18日晚匆匆踏上征途。第四十六师于17日开出，第三十六师随军部之后前进。

19日，桂永清率军部幕僚经过郑州，即下车前往陇海花园拜谒蒋介石。桂永清因在德国留过学，1933年，他在“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任总队长期间，完全采用德军的训练方法训练学员，讲授的都是德国战术。蒋介石一直认为，他在军事上卓有才华，这次调他来参加兰封会战，便委他以重任，命他扼守兰封要地，并于兰封城南北一线布防，以阻挡日军西犯。桂永清趁机提出所部兵力不足，且仓促上阵，请求“校长”再配属一些部队，蒋介石欣然同意。于是后来便出现了与宋希濂火线分兵权的故事。

桂永清于20日抵达兰封之后，很快便控制了大批部队，连宋希濂军所属第八十八师也“吃”了去。邱清泉是他“中央军校”时的老下级，其战车营及装甲搜索营自然要为他助威上阵。到薛岳下令东西两路军夹击土肥原师团时，他拥有的兵力已相当于宋、李、俞三军的总和。

但是，这位“德国将军”在攻击开始后却了无战功，甚至在忙于应敌中将兰



第八十八师（欠一旅）、第二零零师战车部队留置于兰封城附近，第六十一师占领胡寨—马道府—丁寨一线。这样，就在兰封至杨堌集之间设起了一道阻敌西进的屏障。

5月21日，当李、宋、俞三军向土肥原师团大举进攻时，桂永清也率部队从兰封城出发，向东搜索前进。邱清泉则率坦克、装甲部队与桂永清并肩作战。

兰封城外，地势平坦，成熟的麦地被大军辗转行进，已践踏得七伏八倒。桂永清率部行进至距兰封十余里处，忽接先头部队报告，“前方发现敌人骑兵。”

“有多少人？”桂永清急问。

“不到两百人。”

“传我的命令，立即迎战，消灭敌军。”

邱清泉也命坦克、装甲车部队做好准备。

百余敌骑渐渐驰近，当他们发现中国军队时，立即勒住战马，停止前进。

在敌骑兵立马踟蹰之际，中国军队的机枪和坦克炮响了，几名日军当即中弹落马。一匹失去了主人的受惊的战马嘶鸣着向北面狂奔。转眼间，邱清泉指挥数辆坦克、装甲车向敌骑兵疾速冲去，后面跟着迅跑的步兵。日军骑兵见中国军队坦克、装甲车齐出，且有大批步兵相随，当即乱了阵脚，稍做抵抗后，便掉头逃

封要地失于敌手，打破了薛岳（也可以说是蒋介石）在兰封附近歼灭土肥原师团的计划，造成后来为攻克兰封，上千名中国官兵死于攻城战斗的恶果。

桂永清控制大批部队之后，便积极在兰封附近布防，以第四十六师作为军直属部队，警戒兰封东南正面之敌；以第一〇六师占领兰封以南至杨堌集间之国防工事阻敌西进，

去。

邱清泉见机不可失，立即命令他的机械化部队：“迅速追击，务必全歼敌军。”

日军骑兵退至李庄附近时，开始占领阵地。并很快与李庄、圈头两据点的日军取得联系，调来了战车防御炮，准备抵抗中国军队的追击。

邱清泉的坦克、装甲车在进到距敌一华里左右时，日军的战车防御炮响了。团团硝烟在坦克、装甲车周围腾起，炮声在空阔的原野上隆隆震荡。桂、邱两人不禁吃了一惊，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占领阵地。

日军做了短暂的炮击之后，并没有发动进攻。但桂、邱二将军却再也不敢前进一步。

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之后，日军便向桂部阵地炮击一阵，在既未受到攻击，也没有伤亡的情况下主动撤走了。

但桂、邱二将军却借此大肆吹嘘，当晚即给郑州的蒋介石和程潜打电话，向武汉军事委员会发电，报告他们的“兰封大捷”，并向友军大肆宣传他们的赫赫战果。

当他们正在夸大战果，大吹大擂时，第二十七军的配属部队第一零六师沈克部却在胡寨、马道府、丁寨一带与敌激战，伤亡惨重；第六十一师一个团在孟蛟集与敌血战，伤亡殆尽，桂永清却对此隐而不宣。

8. 日军乘隙西进，“校长”大发雷霆

22日下午，土肥原率师团主力突破兰封至杨堌集之间防线，及兰封以西第六十一师曹新庄一线阵地，向罗王车站奇袭。桂永清闻之大惊，在李楼军部内团团直转，拍桌骂娘。“校长”对他的信任和重托，曾使他得意一时，而现在却变成了一柄压在他脖子上的宝剑。揽兵数师之众，居然挡不住不足一个师团的日军西进，叫他如何向“校长”交代？他深谙“校长”的脾气，当年他任第三十一旅少将旅长时，由于怠慢了奉蒋介石之命前来就任的副旅长李默庵（当时桂正在打麻将），李默庵在蒋介石面前告状，说他抗拒校长命令，要自荐副旅长，并整天打牌，骄傲自大等等。蒋介石一发怒，就下令将他撤了职。而今阵地失守，放敌西窜，比打麻将、骄傲自大的罪过要大得多。“校长”若一时火起，下令将他处决都是可能的……

他于惊慌中盘算了一下，第四十六师正担任兰封正面之防卫，配属部队除第八十八师外，均担任各线防务或正与敌接触。于是他便命令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率部向罗王车站前进，如车站有失，务必夺回。

这一命令，完全是搪塞已过，下得毫不负责。罗王车站被日军占领数日后，由第一五五师与第七十八师各一部几经血战，才从敌手夺回，第八十八师仅有一旅兵力，怎能克敌制胜？

桂永清命令刚下过不久，电话铃突然响起，参谋长戴之奇拿起话筒一听，神气陡然一变，说：“军长，委座电话。”

桂永清接过话筒，刚喊了一声“校长”，蒋介石便向他大发其火——日军出现在兰封以西的消息已传到郑州。

他一面嗫嚅着，一面极力为自己分辩。并说已派第八十八师向兰封以西前进。但“校长”不睬他那一套，仍然要对他“依法严惩”、“军法从事”。直到他保

证：“于当晚调集全军兵力，将由兰封以南西窜之敌压迫于黄河南岸而歼灭之。”蒋介石才怒气稍平，命他立即行动。

他的保证当然是应急之言，空话而已。放下话筒之后，他便感到自己的保证根本无法兑现。李、宋、俞三人均久经沙场，乃国民党军中名将，他们都未能制服日军，让土肥原泥鳅般窜了，他凭什么神通将敌人歼灭于黄河南岸？

但大话既然说过了，就得硬着头皮去干，否则“校长”真要将他“军法从事”了。

他用手帕擦了擦于惊急之下渗出的汗水，镇定了一下情绪，开始考虑下一步计划。

但是正于此刻，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打电话报告：该师正面遭到日军的猛烈攻击，敌以一部从黄河故道迂回，袭击师之左翼，此刻已占领北面堤防，请求军长速派援兵，并指示下一步行动。

李良荣的电话毫不亚于日军突破兰、杞防线西进的消息，令他震惊。土肥原不是率主力窜到兰封西面去了吗？兰封东面怎么又出现了敌人，而且来势凶猛，莫非日军又派来了增援部队？他刚刚镇定下来的情绪复又变得慌乱起来，额上、背上，汗水涔涔直下。

本来，他以为东南面有宋希濂、李汉魂两部钳制敌军，兰封正面可保无虞。不料军直属部队第四十六师竟会遭敌猛攻。他命令李良荣坚守阵地，尽量与友军取得联系，然后沉重地放下话筒，一时茫然不知所措。

现在，他既已向“校长”做过保证，要率部西进歼敌，就不能按兵不动。而要率部西进，第四十六师怎么办？兰封又交给谁？紧要关头，他满腹的德国军事韬略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所考虑的只是怎样才能不被“校长”“军法从事”。不过无论如何，他都要本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他的直属部队第四十六师不能丢掉。没过多久，李良荣又打来电话告急：预备队已使用殆尽，友军增援无望。第四十六师处境已十分危险，请军长立即派兵增援！

这时，他恰好接到报告：龙慕韩未遵命西进，此刻仍在兰封附近。于是他便命令：第八十八师立刻以一部增援第四十六师右翼，以一部驻守兰封。同时又命令第四十六师李良荣伺机率部向南突围。

第八十八师毕竟是配属部队，战役结束后，仍要归还第七十一军建制，他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舍他人之马炮而保自己之大车。

随后，他又命令其余配属部队向杨堌集地区转移，于明（23日）晨对西进之敌发动进攻。

采取以上措施后，桂永清松了一口气，并且为自己的两全其美之策而暗暗得意。

但他哪里知道，他已铸成大错。

9. 救援者有功竟获罪，指挥者乱中铸大错

龙慕韩接到桂永清“率部向罗王车站前进”的命令之后，并未按兵不动，只是行动迟缓了一些。当他接到增援第四十六师的命令时，部队已到达三义寨西南的白云山附近。

龙慕韩接到回师增援李良荣之命时，立即率部折转向南，于曹新庄附近击溃阻截之敌，继而转向东南急进。

当第八十八师到达兰封西南的常庄、范楼附近时，日军正向第四十六师右翼阵地发动攻击。数十辆坦克分为两路，从正南和黄河故道大堤对李良荣部展开钳形攻击，敌炮火已向兰封车站延伸射击，威胁李良荣部后方。

第四十六师官兵正在浴血苦战中。

龙慕韩当即命部队占领阵地，然后以轻重机枪和迫击炮猛袭敌之侧背。

指挥日军进攻的丰嶋房太郎少将夺城心切，孤注一掷地把部队投入第一线，向李良荣部阵地猛扑，在左侧背突然遭到龙慕韩部袭击后，阵脚顿时出现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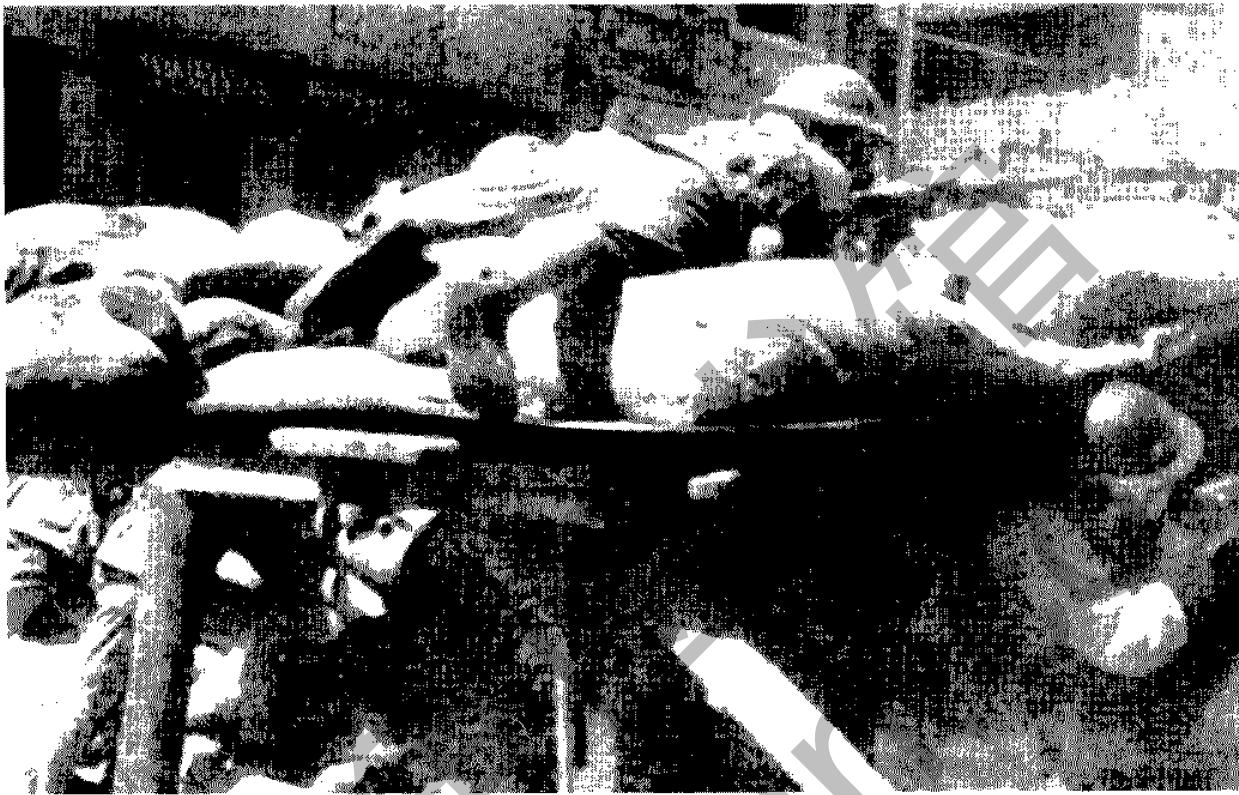
龙慕韩见敌阵已乱，立即挥军向东掩杀。李良荣见援兵赶到，敌有溃退之势，随之发动反冲锋。

丰嶋摸不清援军从哪里来，有多少兵力，仓皇间，急命部队后退。

龙、李两师长不敢贸进，也命部队撤回阵地。

双方对峙一段时间后，日军又使出惯伎，集中重、野炮二十余门，向龙师阵地猛轰。龙师无重武器进行还击，而阵地四面开阔，地势平坦，只有挺着身子挨打的份儿，一时间伤亡甚重。

随后，丰嶋以一部向北阻滞李师，以主力向龙师阵地猛扑。他在攻击眼看就要得手之际，突然遭到龙师的袭击，十分恼火，把怒气全都往对方增援部队发泄。



龙慕韩指挥部队沉着应战，待敌逼进，以轻重机枪猛射，随后命一部分精壮士兵怀抱集束手榴弹，向逼进阵地前沿的坦克车滚扑过去，进行爆破，一气炸毁敌坦克四辆。

在龙师遭敌猛攻之际，李良荣将师之主力移往左翼，向黄河故道大堤之敌发动猛攻。在解除大堤之敌的威胁之后，李良荣又命部队折而向西南越过铁路，攻击敌之右翼，以解龙慕韩之危。

龙慕韩见东面枪声激烈，料李师向敌之右翼发动攻击，便适时指挥官兵发动反攻，与阵前之敌展开殊死肉搏。

丰嶋房太郎部的坦克、大炮虽然占绝对优势，但在兵力上与龙、李两部相比却显得单薄。在龙、李两部的东西夹击之下，渐渐难以支持。丰嶋还担心，如果正在东南与酒井隆部作战的李、宋两军若派一部从背后袭来，他将陷于四面被围的绝境。于是他便命部队向东撤退，企图越过铁路，于兰封东面占领据点，然后伺机攻城。

这时，天已全黑，龙慕韩部先向西又向东，往返奔袭；李良荣部也与敌血战数小时，两师都已疲惫，未对溃敌进行追击。

八时许，李良荣按照桂永清的命令，率部向南撤退。

第四十六师之举使龙慕韩甚为惊诧，第八十八师在增援李部的激战中，已伤亡惨重，此刻日军若得悉守军主力已经转移，掉头反攻，他不足一旅之众怎能抵挡得住。李良荣师拥有3个旅，兵力近万，桂永清不叫李部守城，而叫他龙慕韩率残部在这里与日军死拼，岂不等于置他于死地吗？

龙慕韩策马来到兰杞公路附近，想与李良荣一商守城之事，但四十六师队伍已过去大半，李良荣已在数里之外。

夜色渐浓，黑暗中，汽车辎重熄灯行驶，撤退的队伍犹如汛期的河水往南疾速流去。龙慕韩立马于麦地之中，身边仅有数名卫兵相伴，他汗湿戎装，尘染双颊，面带激战后的倦容，眼望着即将过尽的撤退队伍，他心中不禁升起一种孤军无援，置身险境之感。而桂永清这种只顾保存自己实力，把配属部队推上第一线，以填死亡之谷的行为也使他深感愤怒。

当第四十六师全部撤走之后，他命令第八十八师绕过兰封城，向兰封东北的红庙撤退。他知道商震的第三十二军驻扎在红庙附近，如遇日军攻击，他可以向商震求援。

这道由胆怯与愤怒而派生出来的命令，使桂永清后来因兰封失守而受到薛岳的控告时，抓住了一个推诿责任的理由，也是龙慕韩向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迈出的第一步。

龙慕韩没有进驻兰封，而是率部向红庙方向撤退的消息，桂永清直到23日凌晨5时左右才得知。此刻，第二十七军军部已转移至旧店。而且他已向第一〇六、第四十六、第七十八师之一旅下达了攻击兰封以西之敌的任务。这一消息使“德国将军”再次大吃一惊——兰封一旦失守，他轻则被撤职查办，重则要被判处死刑。而现在兰封是否已沦入敌手，还无法弄清。于惊慌中，他急命第一〇六师：“应即占领杨山寨及酒府楼一线，并即刻派一部占领兰封城。”

但不知为何，这一命令竟未能及时送达第一〇六师师长沈克，以至于引出兰封要地一时变为“真空地带”的怪事。

23日凌晨，宋希濂接到友军报告，敌一部窜至兰封附近，随率部自铁路南侧，向兰封前进，准备与第四十六师围歼敌军。

但是，当宋希濂率部到达距兰封10余华里时，接到百姓报告，昨晚有大批“中央军”自北向南而去。随后，有士兵于麦地中捡到第四十六师臂章、公文等物，宋希濂据此判断，第四十六师已转移阵地，兰封眼下究竟属于谁手，尚难判断。

宋希濂不敢贸然前进，随命干探向兰封城搜索侦察。这时，兰封东面突然枪炮声大作，宋希濂闻之一惊，日军与哪一部分友军发生战斗也不知晓，便又派人

速往东面联络。直至午后，才接到报告，日军一部正以东岗头为据点，向毛古、杨庄攻击。我守军牺牲甚大。

宋希濂当即派一团进占西岗头，向敌后席卷，以声援毛古、杨庄守军。

这时，派往兰封侦察人员也赶回报告：昨晚第二十七军撤退后，兰封城一直无部队守备。近午时分，第一零六师一位副官不明情况，带师部卫兵数名入城取米，见城内阒无一人，异常惊讶，即匆匆赶回师部，向师长沈克报告。现在沈师长已派一营驻守兰封城。

宋希濂觉得兰封城已有部队守备，而桂永清军与日军主力目前去向不明，便决定先解决东岗头之敌，以确保兰封无虞。当即命令第八十七师之一部向东岗头发动猛攻。

但由于日军顽强抵抗，攻击进展不大。

23日晚，宋希濂接到蒋介石电话，命第七十一军速向罗王车站前进，并转谕李、俞各军长，务必于24日拂晓前到达。与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夹击敌军。

24日凌晨，宋希濂率军直属部队及第八十七军向兰封前进，清晨6时许，先头部队即将抵达兰封车站时，突然遭到城头日军的机枪扫射，宋军先头部队猝不及防，一时伤亡惨重。

这时，宋希濂才知兰封城已陷敌手。

至于日军怎样得以进城，第一〇六师守城部队有无抵抗，一概无从知晓。

在由司令长官程潜署名的《第一战区鲁西豫东作战经过概要》中，仅记有简单一笔：“敌一小部于我军换防之际乘隙窜入兰封。”

其实，敌人岂止是一小部，这支由丰嶋房太郎少将率领的部队实际兵力为一个步兵联队、附属骑兵中队、野炮大队、十加农重炮中队各一个。

自此，一场连续3日的攻坚血战，在兰封城下展开。

10. 宋军长奉命夺回要地，马旅长杀敌壮烈牺牲

兰封北濒天险黄河，西依古城开封，陇海铁路横贯县境，素有鲁西南大门之称，历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颇为重要。

在这次战役中，中日两军都将兰封视为要地。对于土肥原来说，攻克兰封，便彻底切断陇海铁路之交通，并可以此为主据点，进而掠取河南政治经济中心开封，而后直取郑州。对于蒋介石来说，扼守兰封南北一线，便可以将西犯之敌阻于兰封以西而聚歼之，从而保证开封、郑州之安全。

兰封一失，不仅开封受到威胁，而且归德、兰封之间歼灭土肥原师团的计划也宣告流产。

兰封失守的消息使蒋介石为之震惊，为之愤怒，在郑州陇海花园地下室大骂桂永清：“什么德国留学生，简直是饭桶，无能之极！”

在归德的薛岳也为兰封沦入敌手大为恼火，愤然以第一兵团总司令身份向武汉军事委员会发电，控告桂永清贪生怕死，贻误战机，请求严办。

但是，当军事委员会于兰封会战之后，追究兰封失守一事时，桂永清则把兰封失守的责任推诿给龙慕韩，致使龙慕韩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武汉执行枪决。而桂永清因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又深得何应钦的赏识，在蒋、何二人的袒护下，仅以撤去第二十七军军长职务了事。不久，桂永清仍复“战干团”旧职。第四十六师师长李良荣也被革职留任，戴罪图功。第二十七军编入胡宗南第十七集团军。此是后话。

兰封失守的当天，薛岳即命第七十一军攻克兰封，第八十八师归还第七十一军建制。他星夜从归德赶赴兰封以南的杨堌集，指挥攻城战斗，并调整部署，以攻击兰封以西之敌。

25日，蒋介石以电话命令宋希濂：务于本日6时10分发动总攻，务于明日拂晓

前将兰封克复，否则唯军长是问。

其实，攻城之战自24日上午就开始了。

第七十一军先头部队遭到城内日军的射击后，迅速向后撤退，并向军长宋希濂报告：兰封城已被敌占领。

宋希濂听见兰封方向骤起的枪声，起初感到奇怪，闻报后，不禁一惊，叹道：“这个‘德国将军’不仅没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反倒被敌人打得流水落花了。唉，他白揽了那么多部队。”

第八十八师师长沈发藻在一旁说：“桂军长谈起军事来头头是道，满腹经纶，现在看来，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

宋希濂摇了摇头，苦笑一声，说：“老桂丢了兰封城，照样可以逍遥无事，拥兵自傲。我宋希濂可不敢明知要地沦入敌手而从旁边绕过去。”

“军长，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沈发藻问。

“夺回兰封。”

宋希濂掷地有声地说完这四个字，随即命令：第五二七团攻击兰封车站，然后向西推进，占领赵庄、杨庄、韩庄一线，第五一八团占领李楼，山炮营位于邓寨，协同两团进攻。

兰封城外围一线据点有日军1000余人，除炮兵部队外，大部分为骑兵。宋军的攻击部队在向敌据点发动进攻之前便遭到日军的猛烈炮击，随后日军骑兵又冲出据点，向宋军攻击部队纵马砍杀。激战至近午时分，攻击一无所获。

此时，龙慕韩率第二六二旅抵达邓寨附近。宋希濂即命龙慕韩部投入第一线，继续发动进攻。但城内之敌积极配合外围防线日军，顽强固守，龙慕韩兵力薄弱，攻击一直未能奏效。

兰封城外激烈的枪炮声惊动了附近友军，位于兰封西面的第一零六师，即派一部从兰封城西面发动进攻。另一支部队——第四十六师第一三八旅之一部也投入了攻城部队的行列。

第四十六师于22日晚向南撤至杨堌集后，整顿队伍，发现伤病兵遗失武器颇多，师长李良荣即派第一三八旅旅长马威龙与团长萧劲率数连步兵返回兰封东南面，收捡遗失武器。

马威龙，字云飞，广西龙州人，1908年生，“一·二八”事变时，马威龙任中央军校教导队中校营长，随第五军参加淞沪抗战。“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马威龙参加上海苏州河南岸八字桥之役，以战功擢升第三旅少将旅长。随后马威龙又参加南京保卫战。南京沦陷后，马威龙率部突围。第二十七军成立时，马威龙奉命调任该师第一三八旅旅长。

马威龙在军中素以骁勇善战闻名，是诸多正义感与爱国心极强的将领之一。此次参加兰封会战，与官兵谈起抗战之事，马威龙言辞慷慨激昂：“自‘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人在我国土上横冲直撞，长驱直入，实在欺我中华太甚。我赴上海参加‘八一三’抗战之前，就已对父母妻儿做了交待，誓以一死报答国家。这次我们来豫东，一定要拼力杀贼，予敌以重创。”

马威龙率部赶到兰封附近时，闻城郊枪声震耳，派人前往探明情况后，不待向师部请示，即决定投入攻城战斗。

马威龙和萧劲商量，计划先攻克兰封城南的许楼，尔后再夺取兰封车站。随后，马威龙与萧劲身先士卒，率数百名官兵向敌据点许楼发起冲锋。

兰封城外围据点的日军，注意力都放在抵抗东南面宋希濂部的攻击上，马威龙部的突然出现，使许楼日军侧背顿受威胁。马威龙趁敌慌乱时，挥兵冲进村内，与敌展开肉搏。日军由于兵力有限，一面抵抗马部的冲杀，一面向兰封车站撤退。

至中午时分，中国军队各攻城部队除占领了几个外围据点外，并无多大进展，但伤亡甚众。宋希濂见兰封城非急切之间可以攻下，便命部队停止进攻，然后带数名卫兵驱车前往杨堌集，与桂永清会商攻城之事。

正于此时，城内日军开始举行反攻，先以大炮向许楼猛轰。这个仅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落一时几乎被硝烟吞没，墙垣工事尽被摧毁。继而，城内步骑兵齐出，向许楼杀来。据守兰封车站的日军也适时出动，向许楼南面绕袭。马威龙部转眼间陷于敌包围之中。

由于马威龙部临时参战，事先毫无准备，士兵所携仅为步枪、手榴弹，而死于敌炮火者甚多，无法抵挡日军的猛攻。

当日军逼进阵地后，马威龙手持短枪，从壕沟中跃出，指挥官兵以手榴弹刺刀与敌拼杀。许楼内外，一时杀声震耳，手榴弹爆炸声接连不断。

于混战中，马威龙连毙数敌，子弹打光后又扔掉短枪，去捡士兵尸体旁的步枪，准备继续以刺刀杀敌。不料正在他弯腰捡起步枪时，一名日军从身后突袭，以刺刀将他从背后刺死。

萧团长见旅长殉国，官兵仅剩七八十人，便与数名士兵杀入敌丛，夺下马威龙尸体，然后率残部向东南方向突围。

经过拼死冲杀，得以生还者仅有团长萧劲、团副尹星文等官兵六七人。

11.“德国将军”拒不援手，“鹰犬将军”攻城受挫

日军攻克许楼后，继而转攻其他据点，第七十一军守韩庄一营官兵在敌步骑炮猛攻下，全部牺牲。

后来，幸亏第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率部赶到，向敌以攻反攻，日军才逃回兰封城内。

宋希濂杨堌集一行并无收获。

桂永清是个城府颇深的人，虽然他深知兰封失守自己难辞其咎，但他在军部里接待宋希濂时，仍保持以往的骄矜，故做洒脱状。

宋希濂未抵杨堌集之前，桂永清便接到李良荣、沈克等人报告，得知马威龙旅、第一〇六师之一部及第八十八师正在参加攻城战斗，所以当宋希濂提出要第二十七军配合第七十一军攻城时，他振振有词道：“敝军已奉委座指示，移兵攻击兰封以西之敌，在下岂敢延误？再说，我已派出马威龙旅及其他部队围攻兰封，敝军各部连日来与敌作战，伤亡都很重大，实在无法再派部队协助贵军攻城了。”

宋希濂一直对桂永清的为人抱有反感，为会战全局计，才来杨堌集找他。不料“德国将军”还是那样骄矜傲慢，而且对兰封失守表现得若无其事，漠不关心。他深悔不该跑这一趟，当即拂袖离开桂永清军部，悻悻而回。

宋希濂回到桂李寨军部不久，便接到薛岳电令，命第七十一军负责攻击兰封，第八十八师归还第七十一军建制。

傍晚时分，兰封城外，战况已归沉寂，宋希濂率各师旅团长来到兰封南郊，视察地形，准备为攻城作周密部署。

在苍茫的暮色中，兰封城头的日本军旗隐约可见，城上有日军临时用沙袋、砖石筑起的工事。城外几个经过激战的村落，房屋大部分被炮火炸毁，一些房屋

仍在燃烧，天气闷热无风，缕缕黑烟徐徐升腾，经久不散，在村落上空结成一片乌云。位于许楼东南的国防工事，也已插上了日本军旗。

宋希濂率众军官看完地形，回到军部后，便布置两师攻击任务：

- 一、第八十七师由大曹、孙楼、张宜王、萧庄之线向兰封城东南角攻击，重点保持在左翼；
- 二、第八十八师由陈孙庄、杜庄、邓寨之线向兰封城西南角攻击，重点保持在左翼；
- 三、山炮营位于陈斗寨；
- 四、军部在桂李寨，攻击日开始时，军长在孙庄；
- 五、二十五日五时开始攻击。

宋希濂布置完攻击任务后，又指示各部队，要充分利用城外村落接近城垣，选择易于爬城的地点。

以后两天的攻城之战，打得非常惨烈。

25日凌晨4时左右，宋希濂策马来到孙庄指挥所，接到沈发藻与龙慕韩报告，两师已借夜色掩护接近敌阵地，遂以电话命令炮兵向兰封附近敌据点射击。

陈斗寨炮兵阵地位于兰封城正南面，距城5公里左右。一时间，道道绚烂的弧光划过夜空，炮弹鸣叫着飞向敌阵，剧烈的爆炸声粉碎了拂晓的沉寂。日军几个外围据点顿时火光四起，土石与敌尸齐飞。

但数分钟之后，敌炮便开始向宋军炮兵阵地还击。霎时间，夜空中弹道的光亮纵横交错，爆炸之声如同山崩，10里之外清晰可闻。

宋军的炮火与日军相比明显有些微弱，几分钟之后，便为敌炮火所压制，被迫于滚滚硝烟中转移阵地。

清晨5时，东方已呈鱼肚白，兰封城垣轮廓已隐约可见。数颗信号弹突然于城南郊升起，紧接着，兰封城东南及西南同时响起嘹亮的冲锋号声。沈、龙二师官兵分两路在号声中向敌外围据点发起冲锋。

日军在宋军的突袭下仓促应战，由于残夜未尽，能见度较低，轻重机枪杀伤力大减。待到城内日军发射照明弹时，部分攻击部队已迅速冲入村内。

两师攻击进展颇为顺利。

宋希濂即命山炮营分为两部，一部协第八十七师步兵向前推进，一部移至第八十八师正面，向敌据点轰击。

第七十一军将士在激烈的枪炮声中迎来26日的黎明。



此日，天气闷热，空中阴云密布，不见阳光。第一线攻城官兵，在横飞的弹雨中时而在麦田里匍匐前进，时而冒死向前猛冲，个个挥汗如雨，湿透的军装满是草叶泥污。不少官兵在冲锋途中饮弹而亡。

第八十八师一路冲杀，先头部队于上午9时许逼近许楼。

占领许楼的日军一部在村内借断壁残垣做掩护，向攻击部队射击，一部占领许楼东南之国防工事顽抗。

许楼东南国防工事，筑有机枪、迫击炮掩体群，掩体群之外，掘有壕沟。日军以迫击炮向第八十八师攻击部队猛射，并与许楼村内日军的轻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一时将攻击部队压迫于许楼以南的开阔地中。

龙慕韩命炮兵集中火力，先轰击盘踞于国防工事的日军，尔后转向许楼村内射击。

攻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向敌阵地逼进，但炮击停止之后，攻击部队正待发起冲锋，日军骑兵却适时从城内驰援，配合步兵发动反冲锋。

龙师攻击顿时受挫。

龙慕韩遂将第二梯队推上前线，又命将迫击炮向前节节推进，向敌据点猛射。许楼内外硝烟冲天，火药味弥漫四野，攻击部队借烟幕掩护，适时向敌猛扑。10时左右，将许楼攻克。

至12时，龙师又克赵、杨二庄，但攻击部队伤亡已达200余人。宋希濂遂命该师停止攻击，固守已克阵地，调整态势，伺沈师进至城垣附近，再协同攻城。

由于兰封东南部地势平坦，兰封城外日军又凭借铁路基固守，第八十七师进展十分困难。激战至正午，仅接近西岗头、张氏寨附近，而且伤亡众多。师长沈发藻急得汗如雨下，嗓音嘶哑，捶墙顿足，恨不得抱一挺机枪与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但作为一师之长，他又无权这么做。

至下午3时左右，师之右翼才以重大牺牲，突破日军铁路一线阵地，向西北兰封城方向猛进，扫清兰封东面之敌。

城外日军向兰封东北角仓皇逃走。

第八十七师随之向前推进，接连攻克兰封城东端的王庄、张氏寨，右翼推进至兰封城外围高邵头、惠姚一线。

沈发藻一直在指挥所外以望远镜观察本师攻击情况，见被敌人迟滞数小时的部队已突破敌之防线，迅速攻至兰封城外围，这才端起一杯凉水咕嘟嘟灌下，用沙哑的声音以电话向宋希濂报告：“军长，攻上去了，我师攻上去了！下一步怎么干，请指示！”

“巩固已克据点，准备与八十八师同时向城垣攻击。”宋希濂命令道。

但是，当宋希濂正要下达向城垣总攻的命令时，日军步骑炮兵联合举行反攻，又将许楼攻占，并据国防工事顽抗。

宋希濂见两师伤亡重大，士气已显疲惫，再攻下去，恐难有进展，便命令两师攻击部队就地构筑工事，固守已占领据点，第二线部队着手绑扎爬梯，准备夜攻。

12. 总司令亲临前线，龙师长戴罪图功

当天上午，薛岳已打来电话，告诉宋希濂他已于凌晨到达杨堌集，并要求宋希濂及时向他报告攻城情况。宋希濂便趁战斗的间隙，驱车前往杨堌集，去见兵团总司令，向他报告攻城情况。

薛岳连续十余日不舍昼夜，指挥兵团作战，脸庞较以前更加清瘦，但并无倦容。虽然天气很热，他仍然戎装整齐，保持将军威仪。宋希濂一到，他立刻起身相迎，紧握着宋希濂的手，对他连日来取得的战果大加赞扬。



兰封阻击日军土肥原师团

宋希濂向薛岳报告了兰封城失守经过以及攻城情况后，薛岳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桂永清身为一军之长，却不为会战全局着想，只为自己打算，行为实在可耻。紧要关头，擅自将所部撤走，也与临阵脱逃无异。这种人简直连一个普通的战士都不如。如果军中将领都像他这样，还抗什么日，干脆把中华国土拱手送给日本人算了。”他停了停，又接着说，“不管他老桂有谁撑腰，我薛伯陵不会放过他，否则我对不起那些在攻城中死去的弟兄！”

随后，薛岳又嘱咐宋希濂，攻城之战必须速决，否则一旦东线之敌乘机西进，我军便会陷入被夹击的境地。

宋希濂临走时，薛岳将他送出很远，鼓励他说：“宋军长，拿出你在上海滩攻打汇山码头的威风来，收复兰封之功，非你莫属。”

宋希濂回到桂李寨军部后，天空飘起细雨，气温渐渐凉爽，兰封城郊外，烟尘渐消，村寨城郭笼罩于蒙蒙雨雾之中。宋希濂担心小雨久落不止，因为那样一来，道路田野将变得一片泥泞，给攻击部队前进带来困难。他顾不得休息，即召集沈、龙两师长及炮兵营长开会，下达夜攻命令，要求两师于本晚不惜一切牺牲攻克兰封，总攻时间定于下午7时。

攻击部署较白日有所改变：

第八十七师由梁庄、高邵头，向豆腐营、二里寨、田庄、许楼、兰封城东门攻击前进，重点保持在右翼；

第八十八师由许楼西侧向兰封车站、兰封城西南及南门攻击前进，重点保持在左翼，并派一部沿城向西警戒三义寨方面之敌；

山炮营以主力射击田庄、二里寨、豆腐营之敌阵地，以一部（西门）配属第八十七师，随步兵跃进，必要时向城垣之敌直接射击；

重炮营以主力射击南门及城墙西角，并城内各要点，协同第八十八师之攻击；

射击开始时间为下午7时；

军长在部队攻击时，前往陈孙庄指挥。

傍晚时分，微雨渐止，由于空中阴霾密布，天黑得很早，将近7时，兰封城郭已没入夜色之中。城头日军工事里，几星灯光从枪眼中透出，犹如山冈坟地中的鬼火，四野一片沉寂。

突然，宋军的大炮响了，田庄、二里寨等日军据点首遭炮击，炮弹爆炸的火光映红了兰封城郊。第八十七师在炮火掩护下由城东南发起攻击。雨后的田野，地

烂路滑，但攻击部队前进的速度并未因此减缓。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很快攻克梁庄，继而向二里寨、田庄进逼，第五一八团已攻抵许楼附近，与日军激战。

兰封城垣已距离不远。

第八十八师的进展更为迅速，由于重炮营集中全部火力向南门及城墙西南角猛轰，致使城内之敌一时无法增援外围据点。兰封车站被第八十八师一举攻克。

龙慕韩自知兰封失守后，他难脱干系，怀有戴罪图功之心，故不顾敌弹横飞，亲自赴第一线督战。各级官兵见旅长亲临火线，士气大振，冲锋时皆不甘落后，奋勇向前。

龙慕韩见兰封车站已克，即命部队准备携云梯爬城。不料，日军又重新组织反攻，兰封车站又落入敌手。

龙慕韩大怒，即命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夺回车站。一时间，车站附近喊杀连天，枪声疾如骤雨，手榴弹与迫击炮弹的爆炸声密如连珠。火光中，中日两军步兵往返肉搏，敌骑兵纵马横冲直撞，战斗极为惨烈。

龙部三次攻入兰封车站，又三次被敌夺回，龙慕韩见部队被阻于铁路以南，无法前进，焦急之间，拔出手枪，要率师预备队向车站硬冲，被参谋长劝住。

激战至10时左右，龙部终于将兰封车站确实占领，部分官兵已冲至南门花园附近。龙慕韩遂命预先组织的“爬城队”，分成数批，逐波前进，直逼兰封城下。

爬城队分數人一组，士兵身背马刀，腰插短枪、手榴弹，抬着云梯，在火力掩护下向城墙靠近。

日军随即发射照明弹，将城外开阔地照耀如同白昼，同时组织火力，向攻城部队猛烈扫射。

在敌人密集的火网下，爬城队士兵在冲锋中途接连倒下，最后只有三个组越过护城沟，冲至城下。三架云梯先后依墙竖起，身手矫健的士兵迅速爬城，但一架云梯被墙上日军投下多枚手榴弹炸断，爬至云梯上端的士兵随梯倒落摔死。

另两组士兵虽有数人爬上城头，但由于势单力薄，虽挥刀与敌作殊死拼杀，终于全部牺牲。尸体被日军从城上扔下，云梯也被炸毁。

这次爬城冲锋，第八十八师投入3个排100余人，除少数伤兵于火线爬回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龙慕韩见爬城失败，急命重炮营再向城区轰击。同时命爬城队分成几个梯队，前仆后继，逐次前进。

这次冲锋比第一次有所进展，由于日军在龙师炮火压迫下，无法进行有力还击，爬城队百余名士兵得以冲过护城沟，将十来架云梯靠上城垣，士兵们冒着弹雨奋勇攀登，终于有数十人爬上城墙，在丈余宽的墙头上与敌展开肉搏。

城墙上，中国士兵大刀生风，高声喊杀，日本士兵刺刀闪闪，哇哇怪叫，刀枪相格，血沫四溅，不断有尸体滚落城下。日军顽强抵抗，一面迅速增补兵力，围攻登上城墙的中国士兵，一面在南、北两端以交叉火力阻止攻城部队增援。由于己方士兵在城头与敌血战，龙部山炮营无法再进行射击，而后续部队又被敌浓密火力所阻，无法增援，结果已经登上城墙的数十名士兵在与敌做殊死搏斗之后，全部为国捐躯。

这之后，龙慕韩命部队连续发动三次攻击，但不知何故，重炮营射向城头的炮弹竟有半数以上未炸，不能充分压制日军火力，攻击均告失败。

第八十七师攻击部队进展维艰，至次日凌晨3时左右，始以重大牺牲攻克田庄，此后便难以接近城垣。

宋希濂见两师激战已近一夜，各部伤亡惨重，遂命全军休息，并确保已攻占要点。于26日午后10时继续攻击。

26日天气由阴转晴。入夜，繁星密布，苍穹如洗，由于已临农历月末，残月隐匿，四野墨黑。

天黑以后，宋希濂对攻城部队做了调整，命令两师在侧重攻击东、南两门时，增加攻击点，以分散敌人火力。并命山炮营将数门大炮移至城垣附近，向城墙直接射击，重炮营则向城内进行散射，以威慑城上守敌。

攻击开始后，两师部队悄悄接近日军残余的外围据点，进行突袭。至子夜前后，第八十七师攻克二里寨，沈发藻即命炮兵向城垣及东门轰击，数门山炮一齐怒吼，炮弹全部命中目标，城墙顿时出现几处缺口。

此刻，重炮营也向城内开炮。一时间，兰封城内爆炸声四起，火光冲天。

敌炮未及还击，沈、龙两师攻击部队便发起冲锋。第八十七师以主力直捣东门，其余部队分成数路，从多处爬城。第八十八师也一举占领花园、李庄，扫清城外残敌，开始爬城。

重炮营仍在向城内射击，日军人喊马嘶，鬼哭狼嚎，清晰可闻。

27日凌晨2时以后，两师攻城部队终于打破几个缺口，第八十八师在西南面爬登了两处，第八十七师在东面爬登了一处。登上城墙的官兵以刺刀、大刀、手榴弹将日军赶下城垣后，获得了立足点。

宋希濂即命两师向城上增加部队，扩大战果。

被赶下城墙的日军，在城内以迫击炮向城头射击，并借助房舍及残垣的掩护，向城墙逼近，发起冲锋，企图夺回城头阵地。但宋军后续部队迅速登城，不仅兵力占有优势，且居高临下。经历了残酷攻坚战的中国官兵先是用步、机枪倾泻满腔怒火，待敌靠近墙根，又将手榴弹如雨砸下，然后，带着复仇的快感，看敌

人血肉横飞，狼狈逃窜。

日军再三组织反击，均被宋军登城部队击退。

凌晨3时许，第八十八师一部冲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丰嶋房太郎见城已难守，即命一小队步兵向第八十八师入城部队猛扑，以掩护主力部队向北撤退。

经过短时间的激战，日军一小队步兵数十人全部被击毙。

丰嶋率部出北门后，折而向西，往三义寨方向逃窜，被第八十七师发现，沈发藻当即命一个团绕至北门外，向溃敌追击，结果打着了日军的后尾，毙敌数十人，并缴获枪械数十支，军马10余匹。后来，该团团长将一匹栗壳色高大雄健的军马送给宋希濂。在兰封会战后期，宋希濂经常在军中乘骑这匹军马。一些军官开玩笑，把这匹“马俘”叫做“土肥原”。

至此，沦入敌手的兰封城，历经三日血战之后，遂告克复。

天明之前，宋希濂便将收复失地的消息分别电告蒋介石、程潜及薛岳。

程潜接电后，命第八十八师师长龙慕韩为兰封城防警备司令。宋希濂即将此令转达龙慕韩，并命第八十七师于兰封东侧集结，第八十八师进驻兰封。两师均派一部打扫战场，主力准备尔后之作战。

27日凌晨，中国军旗重又飘扬于兰封城头。